# 海南回忆

.

这个题目有点可笑，可是，这也是在下的一段经历，不吐不快。其实很多男人到了二十多岁都有各自的性

经历。公诸同好，见笑。

事情是在９５年，集团公司派我到海南去，那时候刚找到工作，不想去也得去，於是就动了身。临走的时

候，把女友狠狠地干了几次。可能是想到一分开就得几个月，就又掐她奶头又使劲抠她阴户。

那女友是一个浪东西，阴毛特重，还总揪着自己的毛说毛多的人荷尔蒙多，总要干。可是，她也特别难弄，

可能是在我之前男友太多，被干的经历多，所以特别难来高潮。总是得全身舔遍了，还要细细地玩乳房。她的乳房

形状不错，是尖锥样的，但是奶头和乳晕的颜色很深（女人再说自己纯，只要奶头和乳晕的颜色深，就全是谎话），

再大弄阴蒂；阴蒂也难弄，轻了没感觉，重了说不对，所以每次前戏，都是她大叉着腿，拨开大阴唇，看我一个人

从头舔到脚，再对着阴蒂又舔又揉又搓，直到她觉得好了，才一声令下∶「来吧，快操我！操我的 .干吧！」我才

能上马插她的肉洞。

说实话，她的肉洞是满不错的，特别肥，而且只要一插进去，就能觉得她的火热，真的特别热，龟头被熨

得很舒服。她还有一功，就是在男人把精液都射到洞里以後，她的肥喷喷像鸡冠子似的洞口能像小嘴似地夹鸡巴，

一夹一夹地，让我的精液一点也不剩全挤出去。

过程也还可以，尤其是淫水流出来时，沾得睾丸水淋淋的，「啪啪」地响，特别舒服。但是，一个男人总

是干「舔盘子」的活，毕竟不舒服，所以临走的时候，我就报复似地狠干。说报复°°因为正好她来例假，我们每

次干完，我的鸡鸡、卵蛋和大腿上就都是血。她说怕精液这个时候射到阴道里会感泄，我就拔出鸡巴来往她身上乱

射，然後再抹，她说干了之後身上特别不舒服，我就偏要抹。

到了海南，开始时忙业务倒还好，但过了两个礼拜，就觉得不妙。女友虽然不尽如人意，可是，毕竟是有

奶子可啜、有肉洞可插的。

办事处的老潘是个大色鬼，一眼看出来。有一天就要帮我解决问题，我说∶「是不是上街找啊？我怕得病。」

老潘说街上的都脏，而且活不好。她单线联系一个鸡婆，全是好货。

果然老潘厉害，晚上就来了个鸡婆，拿着个大相册。相册上果然都是美女，我没法子选，鸡婆就说∶「大

哥素了好几天了，我给你找个身体好的。」老潘就说∶「我要个清纯的。」

晚上来了两个女的。一个是给我的，东北女孩，大屁股大奶好像要爆炸，长得很漂亮；另外一个，老潘一

见就搂，搂住就抠阴户，就是妞妞了。

妞妞是一个四川女孩，我惊奇的是她看起来特别小，乳房、屁股都算肥，可是看起来就只像十五、六岁。

皮肤嫩得像要流水，眉目清秀得像电影明星，她笑得也很甜。老潘急火火地搂着她走了。

我的东北女孩很大方，一上来就脱光了，很自豪地显示身材，得意地问我∶「大哥，怎麽样我？」我笑了，

说∶「当然好。」她上来就手托着两个大肥奶打我的脸。

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奶大，可是，奶头很小，像米粒。我抓了她一把，於是她就伺候我洗澡。到底是高级货，

她很会伺候男人。她让我不动，把自己身上涂满了洗浴液，在我身上前前後後地蹭，肥奶子加上阴毛在身上刷来刷

去，尤其是在鸡巴附近刷，我一下子觉得底下就硬了。我急火火地说∶「赶紧弄套来，我要操你。」

东北女孩笑着∶「大哥，玩我们不用套。我们绝对乾净，每个礼拜都检查身体。要不怎麽贵啊？」

我还是犹豫着，她就叉开腿、掰开了阴户让我看。她的阴户的确挺乾净的样子，肉洞肥喷喷的，好多肉芽。

我还在犹豫，她就故意自己摸自己的肉洞，来回地揉，眼见得她的阴唇很快就充血了，而且洞口也开始亮晶晶的了。

她不停地逗我∶「大哥┅┅我这儿痒死了，求你了┅┅把鸡巴插进来给我的骚止止痒吧！大哥┅┅帮帮忙，

再不操我，我活不成了┅┅」

我忍不住了，冒死吃河豚吧！就拔出鸡巴狠狠地插了进去。她很敬业，我鸡巴刚一插到肉洞她就浑身抖，

嚷嚷起来∶

「大哥┅┅你鸡巴太厉害了┅┅太硬了，真大！你老妹我今天不要钱让你白操都值了。你操死我了┅┅太

舒服了┅┅你操死老妹了┅┅老妹的今天才算巾上好鸡巴。大哥，往里头操┅┅里头还痒┅┅对，大哥，你操得真

深┅┅大哥，你别把老妹的子宫口捅坏了。」

反正也进去了，就狠狠地插。我把她的腿扛在肩膀上，使劲捅她的阴道的各个部位。她的阴道滑腻腻的，

我的龟头插到哪儿，都像有块肉含着似的。

干了一会儿，我的後腰一麻，精液猛喷。她死死地搂着我大叫∶「大哥┅┅射我┅┅使劲射┅┅」

一次玩完，她翻身起来就忙活我。先是冰火两重天，含一块冰，深深地把鸡巴含在嘴里，用舌头尖在我的

马眼上来回舔；然後又含口热茶，让我去抽送她的嘴，舌头在我的鸡巴进嘴的时候，就在我的沟里兜一圈。下边居

然还有舔屁眼，从外头一圈圈往里舔，最後在肛门口用舌头尖往里捅。

不用说，我立刻又硬了，就再插她的肉洞。肉洞红肿未退，又沾着她的淫水和我的精液，自然插得更舒服。

一口气干了她半个多小时，她还是大叫∶「大哥，你更厉害了┅┅可妹让你操完了┅┅你小妹的都抽筋了

┅┅快干我┅┅拿鸡巴捅我啊！大哥┅┅」我想憋着，可是，她肉洞实在厉害，就突突地射到了她肉洞里。

她搂着我，不让我的鸡巴拔出来，知道我气喘匀了，她才让我拔出来。没想到射完她，还有节目。她大叫

我宝宝，然後做出哄孩子的样子，把我抱着，把奶头塞我嘴里，让我含着奶头睡。我就含着她的大肥奶、手泡在她

阴户里睡着了。

睡了没一会儿。突然听到老潘敲门，我打开门，老潘面色不悦地进来，身後跟着那个清纯的四川女孩妞妞。

老潘苦着脸，摇着头说∶「看样子清纯的好看不好玩。」他指着妞妞说∶「好多活都不会，还没出火。小李，咱俩

换换怎样？」

我犹豫着∶「老潘，你看，我刚刚┅┅」

老潘却笑说∶「嫖妓又不是老婆，我不在乎。」

东北女孩也笑着∶「大哥，你想娶我吗？想娶我我就不和他干。」我什麽也没说。

东北女孩光着身子下床，说∶「大哥，我把底下洗洗。」老潘一把抱住她∶「用不着了。」说着就把鸡巴

往她嘴里塞。

虽然是妓女，可是一小时前，你还搂着她操他，现在看到她跪在别的男人面前，像吃冰棍似地舔着老潘的

黑鸡巴，还用乳房夹，心里还是不大舒服。

老潘鸡巴很快就硬了，他按倒了东北女孩，狠狠地插了进去。老潘真是个色鬼，插进去就冲我笑，说∶「

小李，这里头让你弄得挺湿，还勃起着哪！插着挺舒服。」

东北女孩又叫起来，还是∶「大哥┅┅你鸡巴太厉害了┅┅太硬了，真大！

你老妹我今天不要钱让你白操都值了。你操死我了┅┅太舒服了┅┅你操死老妹了，老妹的今天才算巾上好鸡

巴┅┅大哥，往里头操，里头还痒┅┅对，大哥┅┅你操得真深┅┅大哥，你别把老妹的子宫口捅坏了。」

老潘像头牲口，不停地叫着∶「你个骚，千人骑、万人操的骚，我操死你！」

我看着没劲了，想走，就拿了老潘的钥匙走了。

刚想睡，妞妞也跟了进来。她脱光了，我一下子愣住了，我从没见过这麽乾净闪亮的身体，像缎子似的。

她过来抱住我，我说∶「我很累，不想干了。」

妞妞说∶「那个大哥说是要换着干的。」

我说∶「那就睡吧！」

我摸了摸她身体，真可以说是肤如凝脂，滑不溜手。鸡巴是硬不起来了，可是，手还行，就一路摸。她的

阴户很小，样子像是在两腿间用刀了个小洞，红红的两片很小的阴唇微微张开，乳房硬硬的。

我摸了很长时间，她呼呼地喘起气来了，我突然又想干了，就挺起身，把她的腿拉开。就在我要插进去的

时候，她却拿出了个套，我说∶「你们不是不用套吗？」妞妞说∶「我用。大哥你放心，我照样伺候你。」

她把套含到了嘴里，对准我的鸡巴慢慢地套下去，这种戴套的方法倒挺特别的。我慢慢插了进去，她的肉

洞不像东北女孩那末到处都有肥肉，而是细细直直的一条，好像是一个弹性的小管子。你插进去，它就粘粘地被撑

开了；你一抽，它就慢慢地合上。猛抽没乐趣，乐趣就在慢慢地插，慢慢地抽，体会撑开闭拢的细腻感觉。

很快她就浑身出汗，也开使挺着屁股来迎合我的鸡巴。就这样慢慢地干了一阵，我射了。可是後来的事情

就特别可笑。我鸡巴拔出来了，可能是她的阴道口小，套子被卷到了里边，她只好挺着身子，拨开阴唇，让我往里

找套。找了一会儿，才把套拽出来。

她紧紧地搂着我，突然有点害羞地说∶「大哥，今天是我第一次有高潮，你弄得我那儿酸死了。你一捅进

去，我浑身都发麻。」

看到东北女孩刚才的表现，我不信，妞妞委屈地说∶「不骗你，真的。」

我搂着她睡了，突然我觉得我特别怜爱她。

以後也还是找鸡，都是东北女孩那一套，渐渐地就没什麽感觉了，就特别想妞妞的那身细肉和不太熟练的

性交技巧，於是就约妞妞。剩下的事在下略过，因为同好肯定不愿意听，反正就有感情了。

有一天我要插她的时候，她不要我戴套，我挺奇怪，她有些害羞地说∶「大哥，其实我虽然是出来卖，可

是还是想嫁人成家。我的洞都是让男人戴上套进去的，他们没真的巾着我里头，也没射进去过东西。」

我一听，大为兴奋，就挺枪猛插。不戴套的小滋味美妙，淫水泡着，更能体会到撑开、闭拢的妙处。龟头

在阴道壁上刮来刮去，让我鸡巴奇痒，就狠狠地捅。然後，使劲地把精液射进去。

我们就这样同居了，老潘因为这个很看不起我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总想当《茶花女》里的阿蒙，渐渐地，就

别扭起来。一想到她的奶子老潘啃过、她的小洞也被老潘的黑鸡巴干过，心里总不是滋味。而且，不知道还有多少

男的插过她，就觉得不好了。

我有点变态了，干她的时候，总问∶「你被多少男的干过？」她总是回答∶「就是你射进去过。」我就总

是捏她的奶头，看着她痛得咧嘴，然後问∶「谁干你干得最舒服？」她就忍着，说∶「只有你能把我干舒服了。」

心里不舒服，可是又离不开她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出了事∶她怀孕了。手术做得不好，她出来之後，简直就不行了，脸上没有血色。我也不

知道什麽心理，非要干她，结果痛得她直哭。後来她就跟我说∶「我知道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吃亏，我也想跟你在一

起，我赔你。」

我看到她「赔」我的人时，傻了。是她的寡嫂，也在海南打工的农村妹。说是嫂子，其实也就二十五岁。

说实话挺漂亮的，就是不会打扮。她跟我说，她嫂子才嫁过来一个月，她哥哥就出车祸死了，所以，她嫂子性生活

就得几次。

她嫂子紧张得不行。後来等我洗澡完了，躺在床上等的时候，听到她不停地说∶「不是说好了吗？不是说

好了吗？」後来她嫂子就进来了，躺在我身边。

这个女人真是没经验，全身拢成一团，怎麽撕也掰不开。妞妞急了，就进来了，她先是含我的鸡鸡让嫂子

看，然後又急着去舔她嫂子。她嫂子开始时想躲，可是，她死死抱住她，又亲嘴、又揉乳房、又抠阴户。慢慢地，

她嫂子放平了，妞妞叫着∶「哥哥，赶紧过来干吧！」

我过去就插，可是，还是有些乾涩。妞妞急了，分开嫂子的腿就舔 .她嫂子的倒是一副处女的样子，红红

的没有多少纹，等舔到阴蒂的时候，她嫂子就杀猪似地叫唤了起来。我是真没想到除了看黄片，还能见到这种场面，

急色色地就把鸡巴捅进去。

妞妞还怕嫂子不够湿，我捅她的时候，妞妞就玩她乳房。她嫂子乱动乱扭，我使劲按住才不会把鸡巴给扭

甩出来。干到一半，她嫂子舒服了，就搂住了我，也把腿拢住了我。她的乳房是农村人的那种健康有弹性的乳房，

而且上边一捏奶头，她下边就乱扭，我的鸡巴不动，却能把她阴道各处捅个遍。她的又紧，所以就更好。

她用四川话不停地嚷∶「格东西好大呦┅┅捅得我好舒服呦┅┅」

可能是没怎麽被男人捅，所以她泄了好几次。腿一蹬，一翻白眼就是一次；到最後，就跟死了似地不动了。

我又捅了一会儿，怕她怀孕，就拔出来，往她嘴里射，可是她不张嘴，就射了一脸，连头发上都是。

女人一被操舒服，立刻变样，加上我给买的衣服首饰，过了一阵子，她也上了瘾，主动上我。而且，我由

女友留下的舔盘子的爱好居然恢复了，想到她的没什麽人操过，挺乾净，就总舔她。

我嘴喜欢看她的由没什麽颜色，渐渐充血，然後慢慢勃起，然後阴唇像开花一样左右翻开，露出湿湿的洞

口，鲜红的洞口慢慢变湿。然後再玩阴蒂，先舔两边，再用舌头来回扫尿道口，再把舌头整个贴上去，使劲地转。

阴户为中心开始泛红，能一直红到屁股。

这个时候她就乱蹦，我便用鸡巴头轻轻在阴道口一下一下地点，逼着她说脏话∶「求你了┅┅亲哥哥┅┅

用鸡巴给我止止痒，操操我吧！」我这才插进去捅她，反正把黄片上的那点东西都用上了。

最舒服的一次是同时干她们两个∶嘴里舔嫂子、底下捅妞妞。但说实话力不从心，一心不可二用，我底下

使了劲，可上边就舔不到位，她嫂子的水抹了我一脸；底下也好几次插到边上，妞妞直叫。可毕竟一次干两个女的，

很有成就感。

後来就让她们都撅着屁股，这个洞里干两下、那边两下，最後还是泄到了妞妞阴道里，因她嚷着要。

老潘总嘲笑我，一妻一妾，可其实也挺羡慕我。

後来就没劲了，该回家了。这时候一下子清醒了，玩玩行，真带回家，我还活不活了？回到家，还继续舔

盘子。

後来老潘跟我说，妞妞一开始总找我，总哭，她嫂子也哭。到後来妞妞又干回老本行，老潘干过她，说是

进步巨大。她嫂子也下海，老潘也睡过了，总开玩笑说我开发得好。

挺荒唐的经历，现在想起来恍如隔世。爱信不信吧？

【完】